

《刘宋鼓吹饶歌三首解读》商榷

卿 三 祥

读过叶桂桐先生《刘宋鼓吹饶歌三首解读》（《文献》1995年第3期），很受启发。历代未能解读的古曲，经叶先生的探查，有了解释，令人欣喜。笔者循此途径，对其中之一的《上邪曲》也作了初步探索，发现叶先生的某些说法还有值得商榷之处。谨献管见，供讨论。

一、叶氏《上邪曲》解概述

为了便于考查，有必要将叶先生对《上邪曲》的解读作一简述。《宋书·乐志》所录传本《上邪曲》文字如下：

大竭夜乌自云何来堂吾来声乌奚姑悟姑尊卢圣子黄尊来
惶清婴乌白日为随来郭吾微令吾

应龙夜乌由道何来直子为乌奚如悟姑尊卢鸡子听乌虎行
为来明吾微令吾

诗则夜乌道禄何来黑洛道乌奚悟如尊尔尊卢起黄华乌伯
辽为国日忠雨令吾

伯辽夜乌若国何来日忠雨乌奚如悟姑尊卢面道康录龙永
乌赫赫福胙夜音微令吾

中华书局标点本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卷十九载此曲，第四解“胙”作“祚”，并在“祚”后加注号⊖，注明《宋书》作“胙”。叶文引用时将“⊖”讹作“曰”，误入曲文。又《宋书》“面道康”后有“尊”字，诸本脱漏。叶文判断此曲所含“声”

字是①夜乌、②何来、③吾来、④乌奚、姑悟姑、如悟姑、悟如、尊卢、⑤为、⑥随来、⑦微令吾、吾微令吾、⑧直子为、⑨黑洛。剔除“声”字后的歌词如下：

大竭自云，堂声圣黄，清婴白日，郭。

应龙由道，鸡听，虎，行，明。

诗则道禄，道起黄华，伯辽，国日，忠雨。

伯辽，国日，忠雨。面道康，录龙永赫赫，福祚音。

叶文将上列歌词与晋饶歌《大晋承运期》相比较。《大晋承运期》歌词是：

大晋承运期，德隆圣皇，时清晏，白日垂光。应策图，陟帝位，继天正玉衡，化行象神明。至哉道隆虞与唐。元首敷洪化，百僚股肱并忠良。民大康，隆隆赫赫，福祚盈无疆。

上据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。《晋书·乐志》将“民大康”改作“时太康”，是避唐太宗御名之讳。叶文将两曲逐句对照，将宋饶歌的错别字换成音韵相同或相近的字，再加诠释。将改易的词语整理后，得词如下：

大劫自运，堂陞圣皇，清晏白日，郭。

应策由道，继天，化行明。

至哉道隆，道起黄华，百僚股肱忠良。

百僚股肱忠良。民大康，隆隆永赫赫，福祚盈。

《文献》刊载时，将“陞”误作“陛”，由文中以“声”代“陛”，“陛者，登也”，可推知属于形近致讹。叶先生诠释后，认为宋饶歌《上邪曲》与晋饶歌《大晋承运期》歌词对照，“前者正脱胎于后者，两首饶歌的大意完全相同”。

二、“大竭”是“大劫”吗

叶先生认为：“大竭”即是“大劫”。二字呼、等、声调相同，声母均为牙音，有共同的韵母，此处是以“竭”代“劫”。

“劫”，记时单位，梵语“劫皀”的省称。佛教以天地一成一毁为一劫，经八十小劫为一大劫。“大劫”意义又同“大运”，即“天运”。

笔者以为这种以佛教名词“大劫”来解读《上邪曲》词语的作法，是值得怀疑的。

下面试对历代《上邪曲》歌词作一浏览，以资比较。

(一) 汉铙歌《上邪曲》。《乐府诗集》卷十六载汉铙歌，引《古今乐录》曰：“汉鼓吹铙歌十八曲，字多讹误。……十五曰《上邪》”。歌词如下：

上邪，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震震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

上据中华书局标点本。世行本习用此种断句。笔者以为有几处值得改进。其一，将“我”与“欲与君相知”联读，作句中主语，是错误的。应将“我”和“邪”字相联，“邪我”即宋铙歌中的“夜乌”。《康熙字典》：“我。又叶阮古切，音五。张衡《鲍德谏》：‘业业学徒，童蒙求我。济济京河，实为西鲁。’”其二，“衰”是“襄”的形讹字。《辞海》：“襄陵，古地名，春秋时宋襄公葬此，故名，在今河南淮县。”又《辞源》：“襄陵，县名，属山西省，汉置，属河东郡。因有晋襄公之陵于此，故名。”不论何处襄陵，都有王公陵墓，与歌上下文意相属。

“衰”字作“襄”，且与“山无陵”句相联，既使“襄山无陵”句与“江水为竭”句相对，又使上句“长命无绝”的“绝”字与全曲押韵：绝、竭、雪、绝。通篇一韵到底，一气呵成。新改歌词并标点如下：

上邪我，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。襄山无陵，江水为竭。冬雷震震夏雨雪。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

此曲共八句，其二句句三字，二句句五字，三句句四字，一句句七字。言与君上相知相亲，不可分离。

(二) 魏饶歌《太和》。《乐府诗集》卷十八载魏鼓吹曲。引《晋书·乐志》曰：“魏武帝使缪袭造鼓吹十二曲以代汉曲。……十二曰《太和》。……改汉《上邪》为《太和》，言明帝继体承统，太和改元，德泽流布也。”歌词如下：

惟太和元年，皇帝践阼。圣且仁，德泽为流布。灾蝗一时为绝息，上天时雨露。五谷溢田畴，四民相率遵轨度。事务（徵）〔激〕清，天下狱讼察以情。元首明。魏家如此，那得不太平。

《宋书》“徵”作“激”。《广韵》：“阼，昨误切。”曲中的阼、布、露、度押韵，又清、情、明、平押韵。郭茂倩曰：“《太和》曲凡十三句，其二句句三字，五句句五字，三句句四字，三句句七字。”

(三) 吴饶歌《玄化》。《乐府诗集》卷十八载吴鼓吹曲。引《晋书·乐志》曰：“吴使韦昭制鼓吹十二曲。……十二曰《玄化》。”又引《古今乐录》曰：“《玄化》者，言上修文训武，则天而行，仁泽流洽，天下喜乐也。当汉《上邪》。”歌词如下：

玄化象以天，陛下圣真。张皇纲，率道以安民。惠泽宣流而云布，上下睦亲。君臣酣宴乐，激发弦歌扬妙新。修文筹庙胜，须时备驾巡洛津。康哉泰，四海欢欣，越与三五邻。

曲中的真、民、亲、新、津、欣、邻押韵。郭茂倩曰：“《玄化》曲凡十三句，其五句句五字，二句句三字，三句句四字，三句句七字。”《玄化》和《太和》两曲句式相同。

(四) 晋饶歌《大晋承运期》。《乐府诗集》卷十九载晋鼓吹曲。引《晋书·乐志》曰：“武帝令傅玄制鼓吹曲二十二篇以代魏曲。……十二曰《大晋承运期》”。又曰：“古《上邪行》。”《古今乐录》曰：“《大晋承运期》，言圣皇应篆受图，化象神

明也。”歌词见前。曲中皇、光、衡、唐、良、康、疆押韵。

“衡”音杭，《康熙字典》引《史记·传序》：“维契作商，爰及成汤。太甲居桐，作盛阿衡。”凡十四句，其四句句三字，五句句五字，三句句四字，二句句七字。字数与魏《太和》、吴《玄化》相近而句式亦大同小异。

(五) 宋铙歌《上邪篇》。《宋书·乐志》曰：“鼓吹铙歌十五篇，何承天晋义熙末私造。……十二曰《上邪》。”郭茂倩按：“此诸曲皆承天私作，疑未尝被于歌也。虽有汉曲旧名，大抵别增新意，故其义与古辞考之多不合云。”其词如下：

上邪下难正，众枉不可矫。音和响必清，端影缘直表。
大化扬仁风，齐人犹偃草。圣王既已没，谁能弘至道。开春湛柔露，代终肃严霜。承平贵孔孟，政弊侯申商。孝公明赏罚，六世犹克昌。李斯肆滥刑，秦民所以亡。汉宣隆中兴，魏祖宁三方。譬彼针与石，效疾而称良。《行苇》非不厚，悠悠何詎央。琴瑟时未调，改弦当更张。矧乃治天下，此要安可忘。

此曲凡二十六句，句五字。矫、表、草、道押韵，霜、商、昌、亡、方、良、央、张、忘押韵。观首句“上邪下难正”，已将汉《上邪》曲的“声”字“邪”，改用为与“正”相对的实词，可证何氏并未采用汉《上邪》曲调，故字数与句式亦大不相同。

(六) 梁铙歌《惟大梁》。《乐府诗集》卷二十载梁鼓吹曲，引《隋书·乐志》曰：“梁高祖制鼓吹新歌十二曲。……十二曰《惟大梁》。……汉第十二曲《上邪》，改为《惟大梁》，言梁德广运，仁化洽也。”歌词如下：

惟大梁开运，受策膺图。君八极，冠带被五都。四海并和会，排开疑塞无异涂。

中华书局标点本注：“君八极”一本作“天冠八极”，“冠

带被五都”一本无“冠”字，“开”，毛刻本作“阙”，“疑塞”当作“款塞”。凡六句，其一句句三字，三句句五字，一句句四字，一句句七字。又一本凡六句，其三句句四字，二句句五字，一句句七字。曲中图、都、涂押韵。

（七）北齐饶歌《平瀚海》。《隋书·乐志中》：“鼓吹二十曲，皆改古名，以叙功德。……第十五，汉《上邪》改名《平瀚海》。言蠕蠕尽部落入寇武州之塞，而文宣命将出征，平殄北荒，灭其国也。”歌词失传。

（八）北周饶歌《宣重光》。《隋书·乐志中》：“宣帝时，革前代鼓吹，制为十五曲。……第十二，改汉《上邪》为《宣重光》。言明帝入承大统，载隆皇道也。”歌词失传。

总的看来，历代饶歌中的《上邪曲》具有以下特点：

1. 专为某朝帝王歌功颂德。《上邪》歌词首句常开门见山，点明本朝国号、年号等专用称号，标明为谁而称颂。如魏曲首句是“惟太和元年”，晋曲首句是“大晋承运期”，梁曲首句是“惟大梁开运”等。它为某朝所专用，不属一般的臣僚自用，更非宗教仪式所用。

2. 各朝对《上邪》曲的乐名虽有改易，歌词虽有变更，但曲调声韵常同。《隋书·乐志下》：“晋武帝泰始二年，遣傅玄等造行礼及上寿食举歌诗。张华表曰：‘按汉魏所用，虽诗章辞异，兴废随时，至其韵逗曲折，并系于旧，一皆因袭，不敢有所改也。’邨没胡后，乐人颇复南度，东晋因之，以具钟律。太元间，破符永固，又获乐工杨蜀等，闲练旧乐，于是金石始备。寻其设悬音调，并与江左是同。”宋齐因而用之。故知乐名虽随时代而改，声韵曲折，理应相同。

明白以上两个特点，便可以看出以“大劫”来诠释“大竭”是值得商榷的。因为它并没有解答：这首《上邪》是为那个朝代歌颂，为谁所使用，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。

三、“大竭”是“大羯”吗

检视中国历史，《上邪》曲肇于汉朝，魏《太和》歌颂曹魏，吴《玄化》歌颂孙吴，蜀汉曲无传。《大晋承运期》为西晋所创用。西晋为汉（前赵）灭亡后，中国北方先后有汉（前赵）、成（成汉）、前凉、后赵（魏）、前燕、前秦、后燕、后秦、后凉、南凉、北凉、南燕、西凉、北燕、夏等政权，历史上叫做“十六国”。在北魏统一北方后，再分裂为东、西魏，演变为北齐、北周，叫做北朝。中国南方先后存在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等政权。东晋和十六国对峙。东晋以后称为南朝，和北朝对峙。在这段变化纷繁的时期，《宋书·乐志》所载的《上邪曲》，是为那个政权服务的，是值得探寻的一个历史问题。

《宋书》作者沈约（441—513）历仕三朝。宋时为尚书度支郎。齐时做到五兵尚书，国子祭酒。梁时官至尚书左仆射、尚书令、领中书令。他对《上邪》等三篇注曰：“乐人以音声相传，训诂不可复解。”可见他已不解此曲，证明《上邪曲》已不为宋、齐、梁三朝所使用，是乐人传下的更早时期某政权采用的旧曲。叶文从多句歌词的音韵对比，更易诠释，大致说明了此曲与《大晋承运期》词意近似，则此曲亦不会比《大晋承运期》更早。它是否为北方某一政权所创制呢？从此曲首句中的“大竭”看来，“竭”与“羯”相比较，“竭”，其竭切，山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入声，月韵，群母；“羯”，居竭切，山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入声，月韵，见母。二字呼、等、声调相同，声母均为牙音，韵母相同。羯族是一个中国古代民族，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。

据《晋书·石勒载记下》：石勒，上党武乡羯人。东晋成帝咸和三年立国，二主四子，凡二十三年，穆帝永和五年灭国。太兴二年，勒称赵王，始建社稷，立宗庙，朝会常以天子礼乐飨其群

下。石勒“始制轩悬之乐，八佾之舞，为金根大辂，黄屋左纛，天子车旗，礼乐备矣。”

《晋书·石季龙载记上》记载：石氏所建赵国的使臣被称为“羯使”。蜀汉李寿接待其使者，下令曰：“羯使来庭，献其楛矢。”

《晋书·慕容廆载记》称石氏政权为“羯寇”，“羯寇之暴，跨躐华裔，盗称尊号”。

此曲是否以“羯”代“羯”，而为后赵石氏政权所创呢？这种解释也难成立。因《晋书·石勒载记》记载石勒讳称“胡”字。“制法令甚严，讳胡尤峻。”石勒既然讳“胡”，就不会在颂歌中使用“大羯”、“胡羯”等语，以激化民族矛盾。且石氏国号“赵”，石勒称“赵天王”，石季龙称“大赵天王”，当以“大赵”之号歌功颂德，而不宜书“大羯”。若如此说，此《上邪》曲仍难寻其创制的主人。但毕竟应该是有主的，因为它是由乐工传录下来的，是历史实际中存在的客观实物。

四、“大羯”是“大晋”吗

笔者以为，此曲一方面是难寻其主，另一方面又与《大晋承运期》的内容相当，如叶先生所证明的那样：“大意完全相同”。是否此曲就是《大晋承运期》的另一传本呢？“大羯”如果诠释为“大晋”，则可将两首歌曲对应比较。

（一）、《大邪曲》第一解对比解读

〔宋〕大羯夜乌自云何来堂吾来声乌奚姑悟姑尊卢圣子黄尊

〔晋〕大晋 承运 期 德隆 圣 皇

来惶清婴乌白日为随来郭吾微令吾

时清晏 白日 垂 光

①以“大羯”对应“大晋”。“羯”，山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入声，月韵，群母。“晋”，臻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去

声,震韵,精母。二字同呼,同等。疑韵母有相同的收尾〔-n〕。唐代诗人古体诗词也用山摄、臻摄字相押。如杜甫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用臻摄的质、物韵与山摄的月、曷、黠、屑韵通押。又声母有相同的音素〔j〕。

②“夜乌”。照叶解,“声”字。

③“自云”对应“承运”。以“云”代“运”,照叶解。“自”为“承”的形近讹字,观晋人王羲之、王献之、怀素等人行草传本,可以想见。古人手录,辗转传抄,日久讹误。

④“何来”。照叶解,“声”字。

⑤“堂吾”对应“期”。疑如此,书证不足,待考。

⑥“来声”对应“德隆”。以“来”代“德”,存疑。以“声”代“隆”。“声”,《康熙字典》引《韵补》:“叶尸羊切,音商。”《韩愈赠张籍诗》:“娇儿未绝乳,念之不能忘。忽如在其侧,耳若闻啼声。”“隆”,《康熙字典》引《道藏歌》:“但闻仙道贵,不闻鬼道隆。谣歌参天气,贾生元正章。”故“又叶卢王切,音郎”。然则“声”代“隆”等于“商”代“郎”。“商”,宕摄,开口呼,三等字,平声,阳韵,书母。“郎”,宕摄,合口呼,一等字,平声,唐韵,来母。同摄,同声调,韵母有相同的收尾〔-ŋ〕。故以“商”代“郎”,录作以“声”代“隆”。

⑦“乌奚”、“姑悟姑”、“尊卢”。照叶解,“声”字。

⑧“圣子黄”对应“圣皇”。“子”,声字。“黄”代“皇”,照叶解。

⑨“尊来”。“声”字。照叶解。

⑩“惶”对应“时”。“惶”是“食”与“皇”二字的讹传。“食”与“时”对应。“食”,曾摄,开口呼,三等字,入声,职韵,从母。“时”,止摄,开口呼,三等字,平声,之韵,常母。二字同呼,同等,韵母有相同的音素〔i〕。又入声

字在歌唱时引长，便可代平声字。声母同是齿头音。“皇”字本应是“圣皇”的“皇”。疑乐工录词时，先书“黄”字，后又以“皇”字注其旁。或先书“皇”字，再注以“黄”字。传抄者误将“皇”字与“食”合为一字，遂成“惶”字。

⑪“清婴”对应“清晏”。“乌”，“声”字。“白日”对应“白日”。“为”，“声”字。均照叶解。

⑫“随”对应“垂”。“随”，止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支韵，邪母。“垂”，止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支韵，常母。二字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同声调，同韵母，声母同是齿音。

⑬“来”，“声”字，照叶解。

⑭“郭”对应“光”。“郭”，宕摄，合口呼，一等字，入声，铎韵，见母。“光”，宕摄，合口呼，一等字，平声，唐韵，见母。二字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同声母，韵母有相同的音素〔ɑ〕或〔u〕。

⑮“吾微令吾”。“声”字，照叶解。

(二)、《上邪曲》第二解对比解读

〔宋〕应龙夜乌由道何来直子为乌奚如悟姑尊卢鸡子听 乌

〔晋〕应策 图 陟帝位 继 天正 玉衡

虎行为来明吾微令吾

化行象神明

⑯“应龙”对应“应策”。“夜乌”，“声”字。均照叶解。以下“何来”、“乌奚”、“如悟姑”、“尊卢”、“吾微令吾”，亦照叶解作“声”字。“由”后的“道”字，亦“声”字。

⑰“由”对应“图”。“图”，繁体作“圖”，观晋唐人行草书，与“由”近似，传抄中形近讹作“由”。

⑱“直子为”对应“陟帝位”。“直”，曾摄，开口呼，三

等字，入声，职韵，澄母。“陟”，臻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入声，质韵，章母。二字同呼，同等，同声调，韵母有相同的音素“i”，故以“直”代“陟”。“子”，止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上声，止韵，精母。“帝”，蟹摄，开口呼，四等字，去声，霁韵，端母。二字同呼，韵母有相同的音素〔i〕。霁韵是齐韵的去声，止韵是之韵的上声，之齐相混，三四等字混同，在《切韵指掌图》、《皇极经世解起数诀》等宋代图籍中多有，可资佐证。故以“子”代“帝”。“为”，止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支韵，云母。“位”，止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去声，至韵，云母。二字同摄，同等，同声母。至韵是脂韵的去声，《广韵》将支、脂分列为不同韵部，是因为各有本源，但实际上已在社会上混用。寒山、王梵志、李白、杜甫等人的诗作都已支脂通用，可为佐证。故以“为”代“位”。

①⑨ “鸡”对应“继”。照叶解。

②⑩ “子”。“声”字。

②⑪ “听”对应“天正”。“听”，梗摄，开口呼，四等字，平声，青韵，透母。“天”，山摄，开口呼，四等字，平声，先韵，透母。“正”，梗摄，开口呼，四等字，去声，径韵，透母。照叶解，以“听”代“天”，亦可。但若以“听”代“天正”二字，似亦适合。因是听曲记音，“天正”相连唱与“听”字甚近似。

“正”与“听”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同声母，径韵是青韵的去声。

②⑫ “乌”对应“玉衡”。疑刘宋曲此处有脱误。因“玉衡”已无处可资对应，只好暂行如此安排。“乌”，遇摄，合口呼，一等字，平声，模韵，影母。“玉”，通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入声，烛韵，疑母。“衡”，梗摄，开口呼，二等字，平声，庚韵，匣母。“乌”与“玉”同呼，又与“衡”同声调，声母同属喉音。或许“乌”为“声”字，而“玉衡”两字唱词于此“声”中伴唱，为乐声掩盖，以致漏记。存疑待考。

②③ “虎行”对应“化行”。照叶解。

②④ “为”对应“象”。“象”，古文作“𪔐”。“为”，繁体作“爲”。二字形近致讹。见《康熙字典》引《玉篇》。

②⑤ “来明”对应“神明”。“来”，繁体作“來”，疑为“秦”之讹字。“秦”，臻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真韵，从母。“神”，臻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真韵，船母。二字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同声调，同韵母，声母同属齿音。故可以“秦”代“神”，形近致讹为“来”。

(三)、《上邪曲》第三解对比解读

〔宋〕诗则夜乌道禄何来黑洛道乌奚悟如尊尔尊卢起黄华乌

〔晋〕至哉 道隆 虞与唐 元首 敷洪化

伯辽为国日忠雨令吾

百僚股肱并忠良

②⑥ “诗则”对应“至哉”。“道禄”对应“道隆”。“夜乌”、“何来”、“乌奚”、“悟如”、“尊卢”、“乌”、“令吾”是“声”字。均照叶解。

②⑦ “黑洛道”对应“虞与唐”。“黑洛”、“道”在他处或是“声”字，但此处是记录歌词所用的字，而且“黑洛”是“鱼语”的形近讹字。“鱼”，遇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鱼韵，疑母。“虞”，遇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虞韵，疑母。二字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同声调，同声母，鱼、虞二韵古人常混用，故以“鱼”代“虞”。“语”，遇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上声，语韵，疑母。“与”，遇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上声，语韵，以母。二字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同声调，同韵母，声母有相同的〔i-〕介音。故以“语”代“与”。“道”，效摄，开口呼，一等字，去声，号韵，定母。“唐”，宕摄，开口呼，一等字，平声，唐韵，定母。二字同呼，同等，同声母，韵母有相同的音素〔a〕。故以“道”代“唐”。

②⑧ “尔尊”对应“元首”。疑“尔”为“元”的形近讹字，“尊”为“首”的形近讹字，且“尊尔尊卢”的顺次有误，疑应作“尔尊尊卢”。

②⑨ “起黄华”对应“敷洪化”。“起”疑是“赴”的形近讹字。“赴”，遇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去声，遇韵，滂母。“敷”，遇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虞韵，滂母。二字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同声母，遇韵是虞韵的去声。故以“赴”代“敷”，传写中讹作“起”。“黄”，宕摄，合口呼，一等字，平声，唐韵，匣母。“洪”，通摄，合口呼，一等字，平声，东韵，匣母。二字同呼，同等，同声调，同声母，韵母有相同的收尾[-ŋ]。故以“黄”代“洪”。“华”，假摄，合口呼，二等字，平声，麻韵，晓母。“化”，假摄，合口呼，二等字，去声，禡韵，晓母。二字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同声母，禡韵是麻韵的去声。故以“华”代“化”。

③⑩ “伯辽为国日忠雨”对应“百僚股肱并忠良”。“伯辽”对应“百僚”，“雨”是“两”的形近讹字，“忠两”对应“忠良”，均照叶解。“为国日”对应“股肱并”。“为”是“苦”的讹字，观看第四解中作“若”字，可判定是形近致讹。“苦”，遇摄，合口呼，一等字，上声，姥韵，溪母。“股”，遇摄，合口呼，一等字，上声，姥韵，见母。二字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同声调，同韵母，声母同属牙音。故以“苦”代“股”。“国”，曾摄，合口呼，一等字，入声，德韵，见母。“肱”，曾摄，合口呼，一等字，平声，登韵，见母。二字同摄，同呼，同等，同声母，韵母有相同的元音[ə]与[uə]。故以“国”代“肱”。

“日”是“并”的形近讹字。

(四)、《上邪曲》第四解对比解读

〔宋〕伯辽夜乌若国何来日忠雨乌奚如悟姑尊卢面道康尊录

〔晋〕百僚

股肱

并忠良

民大康

隆

龙永乌赫赫福祚夜音微令吾

隆 赫赫 福祚 盈无疆

③① “伯辽……若国……日忠雨”对应“百僚……股肱……并忠良”。参见③⑩条。“若”是“苦”的形讹字，“日”是“并”的形讹字，“雨”是“两”的形讹字。“伯辽”即“百僚”，“忠雨”即“忠良”，均照叶解。

③② “夜乌”、“何来”、“乌奚”、“如悟姑”、“尊卢”，均是“声”字，照叶解。

③③ “面道康”对应“民大康”，“录龙”对应“隆隆”，“赫赫”即“赫赫”，“福祚音”对应“福祚盈”，均照叶解。

③④ “尊”、“永乌”、“夜”、“微令吾”均是“声”字。但“微令”在此处须对应“无疆”，成为“无疆”的代字。“微”，止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微韵，明母。“无”，遇摄，合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虞韵，明母。二字同呼，同等，同声调，同声母，韵母有相同的音素〔iu〕，故可以“微”代“无”。“令”，深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侵韵，来母。“疆”，宕摄，开口呼，三等字，平声，阳韵，见母。二字同呼，同等，同声调，韵母有相同的音素〔i〕。故以“令”代“疆”。于此可见“声”字在曲中的复杂意义：有时可反映声律，有时又兼表歌词。可以想象，乐工未见歌曲原本，仅凭音律传写，不仅错别字多，而且讹脱难免，要对歌词作完整的记录是有困难的。因为有的词语会与“声”字混同，而被“声”字掩盖。如果对“声”字一概剔除，所余的歌词很可能是残缺的。

（五）结语

经过以上的对比和探索，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语：刘宋《上邪曲》就是晋《上邪曲》——《大晋承运期》的谱本。

西晋建于265年。武帝令傅玄制曲以代汉曲，《大晋承运期》行世。316年，西晋亡，乐工散，转至江南，为东晋朝廷效力。

420年，东晋亡，刘宋建国，为晋称颂的《大晋承运期》自然退出乐坛，为人们淡忘。至沈约修《宋书》时，刘宋已亡，萧齐建国。齐永明六年（488年），完成纪传七十卷。在续修八志三十卷时，萧齐又亡，萧梁建国。梁武帝名萧衍，《宋书·乐志》称“邹衍”为“邹羨”，则成书在萧衍称帝（502年）之后。百餘年间，朝代数易，乐曲随之兴衰，晋曲成为古乐，乐人以音声相传，而词意不复辨识。此首《上邪曲》传本有幸为沈约录入《宋书·乐志》，又传世千百年。正如《古今乐录》所言，字多讹误，难以复解。叶先生将《宋书·乐志》所载“声辞合写”的《上邪曲》四解，与同书晋饶歌《大晋承运期》（《上邪曲》）联系起来，比较解读，发人深省。笔者在探索中，续有所得，亦有难解之处。对于所得与所疑，不敢自是。经整理成篇，呈献于世，祈望读者赐以斧正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大学图书馆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冯惠民）